

惯于长夜过春时
挈妇将雏苦
有梦梦惊破
心未明
老大至
如梦如幻
向刀山
诗吟霜风急
梦乃之
生布见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新编丛书

魯迅





中国现代
作家作品
新编丛书

鲁迅作品新编

王培元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作品新编/鲁迅著;王培元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新编丛书)

ISBN 978-7-02-008094-6

I . ①鲁 … II . ①鲁 … ② 王 … III . ①鲁迅著作 - 选集 IV . ①I210.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0959 号

责任编辑:徐广琴

装帧设计:翁 涌

责任印制:史 帅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73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6.125 插页 2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8094-6 定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前　　言

鲁迅无疑是一个伟人，是现代中国伟大的思想文化巨人。

“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鲁迅的这个说法，不幸在其死后得到了确证。他曾经被推崇、被尊奉，甚至抬得极高，但这崇奉和抬高，与其说是真正热爱他、尊敬他、崇拜他，倒不如说常常是为了利用他。而要利用他，便不得不按照自己之所需，任意对他进行诠释、解读，乃至涂抹，甚至别有用心地歪曲。

因了这利用和歪曲，颇使一些人起了对鲁迅的反感和厌恶。自然，这是无关乎鲁迅的。

要了解鲁迅、理解鲁迅，最好的方法，是自己放开眼光，来阅读他的作品，敞开胸怀，以自己的心灵，直接去感受和体悟鲁迅。而要真正读懂鲁迅，深入鲁迅的文学世界、精神世界，则须了解他所处的社会、时代，了解和理解他的社会人生感受、历史文化感受与世界感受。

没有对于“万难破毁的铁屋子”的感受，“鬼画符”、“鬼打墙”的感受，“无物之阵”、“无物之物”的感受，“好地狱”的感受，“瞒和骗的大泽”的感受，“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的感受的理解和体验，恐怕是无法真正了解鲁迅、理解鲁迅，无法进入他的心灵，进入他的文学世界和精神世界的。

生前或死后，若干人对鲁迅的怨恨、憎恶、诋毁、诬蔑和攻讦，大抵似乎与此有关。尤其是某些海外华人汉学家对鲁迅的贬低、敌视和误解，恐怕与他们长期生活在境外，中断了、失去了与中国大地的血肉联系，难以产生和这块土地休戚与共的鲁迅所有的那种强烈、深切的世界人生感受有关。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郁达夫此话，是一个告诫，也是一个提示。新世纪的中国读者，更应该了解和理解鲁迅这个我们中华民族真正伟大的人物，了解和理解他伟大、深刻、丰富的思想和文学。

鲁迅曾把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和爱尔兰作家萧伯纳做了对比，并赞成易卜生是“伟大的疑问号(?)”、萧伯纳是“伟大的感叹号(!)”的说法，说他们两人的看客，以绅士淑女们居多。绅士淑女们是顶爱面子的人种。易卜生虽然使他们登场，虽然也揭发一点隐蔽，但并不加上结论，却从容地说道：“想一想吧，这到底是些什么呢？”绅士淑女们的尊严，确也有一些动摇了，但究竟还留着摇摇摆摆地退走、回家去想的余裕，也就保存了面子。至于回家之后，想了也未，想得怎样，那就不成什么问题。萧伯纳可不这样了，他使他们登场，撕掉了假面具、阔衣装，终于拉住耳朵，指给大家道，“看哪，这是蛆虫！”磋商的工夫、掩饰的法子，也不给人有一点。“假使萧也是一只蛆虫，却还是一只伟大的蛆虫……譬如有一堆蛆虫在这里罢，一律即足，自以为是绅士淑女，文人学士，名宦高人，互相点头，雍容揖让，天下太平，那就是全体没有什么高下，都是平常的蛆虫。但是，如果有一只蓦地跳了出来，大喝一声道：‘这些其实都是蛆虫！’”

是否可以说，鲁迅既是“伟大的疑问号”，又是“伟大的惊叹号”呢？

“从来如此，便对么？”他在《狂人日记》里发出的质问，他对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真相的揭示，至今仍然给中国读者以启示、震撼和警醒。

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的漫漫长夜，到了五四时期，进入了拂晓前的最黑暗时分。怀着启蒙热情、救国抱负的《新青年》同人，高张起“文学革命”的大旗，对旧文学、旧思想施以激烈的抨击。然而，起初他们并未能唤醒仍在“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里昏睡的国人，“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为了慰藉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们不惧惮于前驱，以抄古碑来麻醉自己灵魂的鲁迅，在沉默了多年之后，终于发出了“救救孩子”的郁愤而激越的呼声，“无声的中国”响彻了他的“呐喊”——

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几千年的历史不过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

中国的文明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中国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

卷帙浩繁的古书里边，“多是僵尸的乐观”；

历来标榜的“仁义道德”是“吃人”的，每个人“吃人”的同时而又“被吃”……

几千年了，中国人自造了奇妙的逃路，沉入“瞒和骗”的大泽中，一直这样活着。无论岁月如何迁流，无论朝代怎样更替，无论官家怎么变幻，中国人就这样熬过来、活下来，“死的说‘阿呀’，活的高兴着”，而且陶醉于“精神文明”的荣耀，迷恋着“东方古国”的悠久，阿Q似的无不感到心满意足。

当鲁迅以猛锐而异样的叫喊，破天荒地道出了他所看到的真实、真

相,一下子把国人所赖以自慰自大、骄人傲世的那点冠冕堂皇、懿欤盛哉的东西,彻底戳破了、揭穿了的时候,使他们觉得很不自在、很不舒服、很丢人、很没“面子”。而“面子”,可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啊!于是乎,人们感到震惊,而又觉得恼怒,有惊惧,但也有憎恶。因为患有“十景病”、嗜好“大团圆”、觉得“万物皆备于我”的国人,喜欢听好话、奉承话,常常自欺欺人,万事闭眼睛,不敢也不愿正视社会人生,这个脾性实在是由来已久了。

时至今日,鲁迅依然不为若干国人所喜,这恐怕是一个重要的因由吧。

然而,鲁迅并不想一味讨好读者,矫情地抚慰国人、恭维国人。他写小说,是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以实现“立人”,以及建立“人国”的愿景。所以,他采取的方法,不是使读者感觉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是让他们觉得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没有退路,无可遁逃,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

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的文学使命感,鲁迅把杂感变成了进行社会文化批评的利器。当有人从“艺术性”出发,劝他不要写杂感的时候,鲁迅表示,并非自己不知创作之可贵,但“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

如果对现状无不心平气和,对时局无不委曲求全,对世事无可无可不可,对一切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那还是鲁迅吗?

杂感因而也就成为鲁迅最得心应手的一种文体。“古已有之”的

杂感在他笔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和艺术的巅峰；也成了镌刻着鲁迅人格印记的一种“创体”，是最能凸现其思想家、文学家精神特质的一个鲜明标志。鲁迅说曾想“作一部中国的‘人史’”，其实他的杂感何尝不是“一部中国的‘人史’”？那是鲜活、斑斓、丰赡而深邃的，独一无二的“中国的‘人史’”之巨幅长卷。“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他是这样说过。

鲁迅各类文体的写作，皆有难以企及的独创性。要想以较短篇幅和有限文字，精选出一册来，实在是一件“戛戛乎其难哉”的事。颇费了一番思虑和斟酌，经过了反复掂量和权衡，仍然难以取舍。然而，最终还是确定了六个部分，分别择取了小说六篇、散文六篇、散文诗四篇、杂感五十篇、讲演四篇、序跋四篇、书信七通，权辑为此“新编”。所据版本，则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

鲁迅好作品好文章何限，而况尚未选他的新旧诗及日记呢。但囿于眼光、格于体例、限于篇幅，也只好如此了。这是要拜请读者谅解，并给予指教的。

王培元

2010年4月15日于首善之区之蜗牛庐

目 录

前言 王培元 001

小 说

狂人日记	001
阿 Q 正传	013
孤独者	057
伤逝	079
理水	099
铸剑	120

散 文

纪念刘和珍君	140
范爱农	146
忆刘半农君	157
我的第一个师父	162
死	171
女吊	177

散 文 诗

影的告别	185
过客	187
墓碣文	194
这样的战士	196

杂 感

随感录五十九 “圣武”	198
随感录六十五 暴君的臣民	202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204
春末闲谈	210
灯下漫笔	217
论睁了眼看	227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233
夏三虫	245
十四年的“读经”	247
学界的三魂	253
谈皇帝	260
略论中国人的脸	263
小杂感	267
流氓的变迁	272
宣传与做戏	276

知难行难	278
沙	281
上海的少女	283
小品文的危机	285
观斗	289
从讽刺到幽默	291
现代史	293
推背图	295
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	298
夜颂	301
二丑艺术	303
“抄靶子”	305
中国的奇想	308
“揩油”	311
帮闲法发隐	313
礼	315
吃教	318
喝茶	322
“京派”与“海派”	324
北人与南人	327
论秦理斋夫人事	331
安贫乐道法	334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337
读书忌	340

隔膜	343
说“面子”	348
病后杂谈	352
阿金	369
隐士	374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378
论“人言可畏”	387
文坛三户	391
从帮忙到扯淡	395
“这也是生活”	398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403

讲 演

娜拉走后怎样	408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416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445
关于知识阶级	454

序 跋

《呐喊》自序	462
《华盖集》题记	469
写在《坟》后面	474
《自选集》自序	481

书　　信

致许广平(1925.3.11.)	485
致许广平(1925.3.18.)	489
致许广平(1925.3.31.)	492
致台静农(1927.9.25.)	495
致曹聚仁(1933.6.18.)	497
致曹聚仁(1934.4.30.)	501
致曹聚仁(1934.8.13.)	503

小 说

狂人日记^[1]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2]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识。

—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

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二

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

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都铁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忍不住大声说，“你告诉我！”他们可就跑了。

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3]，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一定也听到风声，代抱不平；约定路上的人，同我作冤对。但是小孩子呢？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这真教我怕，教我纳罕而且伤心。

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

三

晚上总是睡不着。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

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

天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

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打他儿子，嘴里说道，“老子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他眼睛却看着我。我出了一惊，遮掩不住；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便都哄笑起来。陈老五赶上前，硬把我拖回家中了。

拖我回家，家里的人都装作不认识我；他们的眼色，也全同别人一样。进了书房，便反扣上门，宛然是关了一只鸡鸭。这一件事，越教我猜不出底细。

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

想起来，我从顶上直冷到脚跟。

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

你看那女人“咬你几口”的话，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和前天佃户的话，明明是暗号。我看出了他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

照我自己想，虽然不是恶人，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可就难说了。他们似乎别有心思，我全猜不出。况且他们一翻脸，便说人是恶人。我还记得大哥教我做论，无论怎样好人，翻他几句，他便打上几个圈；原谅坏人几句，他便说“翻天妙手，与众不同”。我那里猜得到他们的心思，究竟怎样；况且是要吃的时候。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

“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书上写着这许多字，佃户说了这许多话，却都笑吟吟的睁着怪眼睛看我。

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

四

早上，我静坐了一会。陈老五送进饭来，一碗菜，一碗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

我说“老五，对大哥说，我闷得慌，想到园里走走”。老五不答应，走了；停一会，可就来开了门。

我也不动，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知道他们一定不肯放松。果然！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慢慢走来；他满眼凶光，怕我看出，只是低头向着地，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大哥说，“今天你仿佛很好。”我说“是的”。大哥说，“今天请何先生来，给你诊一诊。”我说“可以！”其实我也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无非借了看脉这名目，揣一揣肥瘠：因这功劳，也分一片肉吃。我也不怕；虽然不吃人，胆子却比他们还壮。伸出两个拳头，看他如何下手。老头子坐着，闭了眼睛，摸了好一会，呆了好一会；便张开他鬼眼睛说，“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几天，就好了。”

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养肥了，他们是自然可以多吃；我有什么好处，怎么会“好了”？他们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捷下手，真要令我笑死。我忍不住，便放声大笑起来，十分快